補紅樓夢/第七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六回　鴛鴦鳳姐各遂初心　寶玉湘蓮同證大道

補紅樓夢
第七回　兩好同牀岫煙教夫　四喜臨門寶釵生子
嫏嬛山樵
1813年

第八回　史湘雲三宣新酒令　劉姥姥再醉榮國府

話說寧榮兩府，自賈赦、賈珍赦罪回來，復還府第，賈珍仍襲了寧國三等世職，賈政襲了榮國世職。賈璉已將平兒扶了正，管理家事。

瞬屆會試場期，大家俱忙著給賈蘭進場會試。到了初七這日一早，派了幾個管事家人護送前去。王夫人想起寶玉來了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兒啊，你到底在那裡出家去了？要不然，今兒可不爺兒兩個都進場去了麼？」李紈、平兒、寶釵忙上前勸說：「太太，不必盡著想了，這都是看見蘭哥兒進場去了，太太請把這件事放過一邊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何常不是這麼著，由不得教人不想麼。」李紈、平兒道：「姨媽這幾天都沒過來坐坐，叫人過去請過姨媽來，同太太鬥鬥牌，說說話兒罷。

「寶釵道：「媽媽這幾天也沒什麼事，我叫人請去，就連我們家的二嫂子都請過來逛逛。」隨叫鶯兒：「你快去叫打發人請去。」

只見彩雲來回，劉姥姥來了，只見劉姥姥早進來了，笑道：

「請太太的安。」各人見了問好，坐下，小霞捧上茶來。劉姥姥道：「巧姑娘呢？」

平兒道：「姥姥，他在屋子裡做活呢，我叫他來給乾媽請安。」劉姥姥忙搖頭道：「不用這麼著，我橫豎還要到你們屋子裡去呢，這會子忙什麼？我來者是為我們那裡周奶奶說，既給府上仰攀了親，為的他家裡只一個兒子，又沒什麼外人，意思要打算娶巧姑娘過門，叫我過來通知一聲，送日子來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麼著，也要告訴他爺爺、奶奶一聲兒，好早些預備的。」又向平兒道：「外頭的嫁妝我不管。那內裡的妝奩，鞋腳針線只怕一點兒也還沒打算呢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太太，這倒可以放得心，我早就陸續的給他料理下來了。現在出了三四個大箱子給他收的好好兒的在那裡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就很好，你這個姨娘比他的娘強多著了。可憐鳳姐兒，要了一輩子的強，到了今兒……」說著，早又淌下眼淚來了。半晌又道：「到底還是你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誰不曉得平丫頭比鳳丫頭好，早就有了這個名兒的了。」說的王夫人也笑起來了。

人回姨太太、薛二奶奶來了，只見薛姨媽、邢岫煙早已進來。李紈、平兒、寶釵忙迎了出去，大家一同進了王夫人上房坐定。李紈道：「姨媽在家也沒什麼事，特請你老人家過來和太太鬥牌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在家裡也沒什麼事，就是我們媳婦香菱已經臨月，早晚要人照應著些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曉得大嫂子臨月，故此我沒接他去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他臨月，你呢？」寶釵紅了臉道：「大嫂子，這是什麼話？」李紈笑道：

「我是正經話，是什麼話？誰家養孩子有什麼避諱的麼，正經該早些把那《達生編》看看，該料理的料理著些兒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大嫂子這話很是。」因向李紈道：「大奶奶，你不曉得我們姑娘總還有些孩子氣。」李紈道：「姨媽，這也怪不得他，他還沒生長過呢。」因叫彩雲拿出牌來，薛姨媽、王夫人、邢岫煙、李紈四人坐下抹點子花湖，旁邊放下算盤。來了一天三家皆輸了，只有邢岫煙一個贏家。晚上請過劉姥姥來，一同吃飯。飯後，各自辭別，回家去了。李紈、平兒、寶釵也各自回了房。

賈政進來，到了上房坐定。王夫人便告訴他，劉姥姥來說周家要娶巧姐兒過門的話。賈政道：「該打發人告訴大老爺、大太太去才是，我們一個人也不能作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呢，明兒早上叫人過去說罷。」賈政道：「今兒馮紫英也來作媒，說的是治國公之孫馬尚，現今世襲三品威遠將軍，有個姑娘今年十七歲了，說是人材很好，來給環兒說親。我想環兒這個東西，雖然不成材料，年紀也不小了，卻也該給他說親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門第呢，可以配得上了，只是不知姑娘怎麼樣？雖不講十分人材，也要走得出去，見得人才好呢。」

賈政道：「他說給臨安伯是親戚，你們在臨安伯那裡可看見過沒有？」王夫人道：

「我的記性兒平常，那裡還記得了，明兒問媳婦們，他們或者倒還記得些，也不可知。」賈政道：「只也大概不離，也就定了罷。」於是，歸寢不題。

且說薛姨媽、邢岫煙回到家中，香菱迎接進去，大家在房內坐著，說了一會兒閒話。薛姨媽道：「你們都去睡罷，我也要睡了。」於是，香菱、岫煙俱各道了安置，各自歸房。

岫煙回到自己房內，只見薛蝌在那裡坐著，燈下看書呢。

見了岫煙進來，笑道：「今兒姨媽那邊請了過去，做什麼呢？

岫煙道：「給姨媽鬥牌的，我悄悄兒的問平姐姐，他告訴我說，因為姨太太想起寶玉來了，傷心的很，故此請了過去鬥牌，給姨媽散散悶兒。大家教我來牌，我又不好不來的，生恐怕要輸，誰知倒是我一個人贏了來了。」因叫笑兒把錢拿過來，只見笑兒笑嘻嘻的提了四吊錢過來，道：「我提不動了，還有四弔在那裡呢。」薛蝌道：「都放在裡邊去罷，不用拿過來了。

因道：「他們寶二爺那個人，就和我們的柳二爺一樣的，不曉得怎麼憑空的就出了家了。他們兩個人原本就相好的很，這會子兩個人總出了家，卻又在兩處呢！」因又歎了一口氣道：

「嗐，真是『兩地情懷歎索居』了。」岫煙聽見，便笑著慢慢兒的說道：「『同在泥塗多受苦，不知何日向清虛』呢？」薛蝌忙道：「這兩句是那裡來的？」岫煙笑道：「你問我是那裡來的，我還要問你是那裡來的呢？」薛蝌紅了臉道：「那是我從前聽見你在姨媽那裡住著，日用起居艱難不足，我又因家下哥哥、嫂子的事情總不遂心，故此混寫出來，出出悶氣的。本打量黏在壁上，又恐怕被人看見笑話，故此夾在書裡的。你是多早晚在書裡看見了的？這裡頭有什麼使不得的字眼兒，和那要改的地方兒，你可教給我怎麼改罷。」岫煙只是嘻嘻的笑而不言，薛蝌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，你就做我的師傅罷了，當真還要我磕頭嗎？」岫煙道：「我也不大很會講究啊。」薛蝌道：

「我知道你的學問同寶妹妹他們都不相上下，比我們高多著呢。天也不早了，我們睡罷，明兒拜師。」於是，雙雙歸寢。

由是邢岫煙無事，便教導薛蝌作詩為文。薛蝌也肯用功，悔恨從前無人指點。因此兩人情投意合，互相體貼，便百般恩愛。況當先苦而後甜的，自與他人大不相同矣。

王夫人隔了一日，便告訴李紈、平兒、寶釵說馮紫英作媒的話，因說道：「你們在臨安伯府裡，可曾看見過有這個姑娘沒有？」李紈道：「有一回臨安伯府裡老太太生日，我們跟太太去拜壽，他老太太有個外孫女兒說是姓馬，這會子有十六七歲了。我還記得那模樣兒有些兒像彩雲似的呢，不知是他呢不是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想起來了，那天子人也太多，我們都沒和他說什麼話，惟有史大妹妹他很熟。我記得他們兩個人倒時刻的說話兒呢。太太打發人把史大妹妹接來，問問他就明白了。

王夫人道：「可憐你史大妹妹年輕輕兒的倒守了寡了，還虧這孩子從來的脾氣灑脫，說話也有口無心，要不然可不就熬煎的不成樣兒了麼。他來了，留他在這裡多住些日子再去。」隨即叫人說給外頭，叫來旺家的套了車接去。

不一時，史湘雲果然來了，先給王夫人請安，然後大家問好，坐下喝茶。王夫人便問：「治國公馬府裡的姑娘，說姑娘認得麼？」史湘雲道：「世襲三品銜馬尚的夫人，是臨安伯的女兒，我在臨安伯那裡常會的。」王夫人便告訴他，給環兒說親的緣故，因道：「臨安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姓馬的，有幾個人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馬姑娘只得一個，並沒姊妹，今年十七歲了。人倒很好，說話也和平，我在臨安伯府裡的時候，我們倒都說得來。他那模樣兒雖沒十分，也還很去得，些微彷彿就像彩雲姐姐的樣兒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早就這麼說了。

王夫人道：「既這麼著，等老爺回來，擇了日子就定下罷。

史湘雲道：「明兒過了門，我是頭一個熟人。我也曾問過他，他也是讀過幾年書的，雖不能才貌雙全，大約總還算有一點兒。

王夫人道：「這就很好。」湘雲道：「四妹妹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如今在櫳翠庵裡修道呢，無事總不到外邊來的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瞧瞧他去。」

於是，同了平兒到櫳翠庵來，打從園裡經過，只見草青遍地，到處塵封，燕泥蛛絲，甚是冷落。到了庵門首，只見門兒緊閉。平兒自己上前敲門，裡面答應，紫鵑出來開門。湘雲便問：「姑娘呢？」紫鵑道：「在裡面打坐呢，姑奶奶同璉二奶奶請裡邊坐罷。」

二人進去，到了禪堂，惜春見了忙站起身來，兩下問好讓坐，紫鵑沏了茶來。湘雲道：「我因惦記著四妹妹，所以來瞧瞧你的，誰知倒做了個俗人攪擾清靜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惜春道：「姐姐說那裡話呢，我自己靜坐，不到別處去，可以由我；人到我這裡來，自然要由人，我那裡有個拒絕人的道理。況且，都是自家姊妹，也不至逾垣而避之，閉門而不納呢。多謝姐姐記念著我，我反怪姐姐不該這麼樣麼？俗家尚不能如此，僧家復不能如此了啊。」湘雲道：「妹妹無事，可還畫畫沒有？」惜春道：「心如止水，此調不彈久矣。妙玉在時還與他手談手談，聊以消遣，自他去後，楸枰亦置之高閣了。

湘雲道：「倒還是四妹妹清靜的好，我們求之不得，也是無可奈何。」說罷，又坐了一會子，便同平兒出庵。

回到裡邊，來在寶釵屋裡坐下，鶯兒倒上茶來。寶釵道：

史大妹妹，你不嫌骯髒，今兒晚上在我這裡睡罷。」湘雲道：

寶姐姐，你怎麼又說起這客套話來做什麼？我還要瞧瞧巧姐兒去呢。回來在這裡住，有話再談。」遂同了平兒到他屋裡，巧姐出來請安，又坐了會子，已經掌燈。那邊請吃晚飯，飯後便到寶釵屋裡。

湘雲說起惜春來，未免歎息。寶釵道：「四姑娘他自來孤僻，是人勸他都勸不醒。這就和你寶哥哥一樣，誰不說，誰不勸，怎奈他立定了主意，一心如此，這也就沒有什麼法兒了。

說著，眼圈兒便紅了，湘雲道：「姐姐，你不用說了，像我今兒這麼樣個光景兒，也就給姐姐差不多兒，什麼說的『愁人莫給愁人說，說給愁人輾轉愁』了。」說著，眼圈兒也紅了。

寶釵道：「妹妹，我們這會子是同病相憐了。」湘雲道：「紫鵑姐姐可憐跟了林姐姐一輩子，如今又服侍四妹妹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丫頭倒很有忠頭，林妹妹死後，他的丫頭空閒著，要打發他們出去配人，這紫鵑情願服侍四姑娘出家，至死不肯出去。這會子他在攏翠庵裡無事的時候，還要到瀟湘館來給他姑娘焚香供茶呢。」

湘雲道：「想起林姐姐來，教人心裡實在怪難過的。我明兒要到瀟湘館去痛痛的哭

他一場，也盡盡咱們姊妹們的情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前兒大年三十晚上，想起他來傷了半夜的心。我給他做了一首詩，裝在包袱裡燒了，不知他的魂靈兒在九泉之下，還知道不知道呢？」湘雲便要詩稿來看，寶釵因叫鶯兒取出來，遞與湘云。湘雲接來細細的讀了一遍，也就傷心，彈了幾點眼淚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這也就算情義兼盡了。林姐姐在九泉有知，他一定要感念你呢。」寶釵也點點頭兒，又說說閒話，夜已深了，便收拾歸寢。

過了一日，賈政會了馮紫英議定親事，擇日下聘。接著賈蘭三場已畢，回到家內，聽候發榜。家中便忙著料理下聘的禮物，恰值巧姐兒的婆家也是那一日過禮，又要料理這邊的事情。

到了吉期的頭一日，三姑娘也回來了。原來周姑爺進京之後，就援例捐了郎中，已經補了刑部江南司之缺。那甄應嘉安撫土疆回來，陛見後補了兵部侍郎，俱在京供職。探春來到家中與眾人相見，大家歡聚。

到了次日，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榮禧堂上鋪氈結彩。薛姨媽也帶了邢岫煙過來道喜。劉姥姥一早就到了，因巧姐兒是他的大媒。東府裡尤氏也帶著媳婦胡氏過來，邢夫人也過來了。

外邊是馮紫英的大媒，甄寶玉、周姑爺、薛蟠、薛蝌、詹光、程日興等一班親友。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琮、賈蓉、賈蘭都在外面陪客。派了林之孝、王和榮、趙亦華、來旺、玉柱兒、昭兒、焙茗、掃紅八個家人押著聘禮，到治國公家去。又派了鄭華、吳興、錢啟、李貴、興兒、喜兒、隆兒、壽兒八個家人押著回禮，到周家去。午初擺飯，飯畢，午正打發聘禮出門，八個家人門外上馬而去。去不多時，周家聘禮來了，一起抬進，擺在榮禧堂，來了六個家人，上來磕頭。賈赦叫賴大讓到前邊款待，一面打點賞賜花紅尺頭，一面叫人搬進聘禮，料理回禮等件。

正在忙亂，忽然門上吵嚷起來。賈珍聽見，便問門上為什麼這麼鬧，「你們做什麼的，還不快去看看嗎！」家人答應，往外正跑，只見門上進來回說：「老爺們大喜，蘭哥兒中了，送報子的人在外面吵喜呢。」賈赦、賈政大喜，忙說把報子拿過來看，家人忙去接了報子，送上打開看時，賈蘭中了第一百二十九名進士。大家歡喜，遂打發了賞銀去了。在座親友一齊道喜。正在叫人告訴裡邊喜信，忽見甄府家人在門外下馬進來，

滿頭大汗也不及請安，就請甄寶玉立刻回去。原來甄寶玉中的是第十七名舉人，也與賈蘭一起進場會試的，如今中了第七十名進士了。甄寶玉隨即作辭而去，賈蘭趕忙搶上一步道：「明早到世叔府上叩賀，諸事還要領世叔的教呢。」甄寶玉笑道：

「你我鄉會俱在同年，我並非前輩，我還要領令祖老伯大人的教呢。有什麼事不明白，我們大家來商酌著就是了。」說畢，上馬去了。

這裡裡邊，大家都在平兒那裡瞧周家來的禮物：是金珠首飾六十件，妝蟒二十匹，各色綢緞線縐羽毛大呢一百匹，四季衣服一百件，折羊酒銀三百兩。巧姐兒已經躲起來了，平兒便料理回禮物件，彩明在旁邊幫著。

只見來旺家的跑來，笑道：「太太、奶奶們大喜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誰不知道大喜，你這會子才跑了來說這個話。」來旺家的道：「不是這個喜啊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不是巧姐兒的這個喜，就是環哥兒的喜了。」來旺家的嚷道：「都不是的，是蘭哥兒中了進士了。老爺外頭看了報子，打發了賞錢，這會子報子都貼起來了。」大家聽見，正在歡喜。

忽見鶯兒慌慌張張的跑來了，說道：「姨太太請太太、珠大奶奶、劉姥姥快些過去呢。」王夫人等大驚，李紈問道：「不是寶二奶奶肚裡疼了麼？」鶯兒點頭說：「快些去罷。」李紈道：「我攙著劉姥姥先走一步兒，太太慢慢兒的來罷。」鶯兒也上來兩邊攙著劉姥姥，趕著去了。王夫人道：「偏偏兒的事情總擠在一塊兒，這教人家怎麼個照應的法兒呢。」湘雲道：

「這都是喜事，人家巴不得這麼樣才好呢。我來攙著你老人家慢慢兒的走。寶姐姐那裡橫豎有姨媽在那裡呢，邢姐姐沒見他，想是他在那裡幫著呢。大嫂子同劉姥姥去了就好了。」說著，已到了寶釵的新房子了。

剛走到房門口，就聽見小孩兒的哭聲了。連忙進到裡面看時，只見劉姥姥抱起了小孩兒，正在那裡剪臍帶兒呢。然後給小孩兒穿上衣衫，包裹好了，又服侍寶釵上了炕，坐在被內。

劉姥姥便向王夫人、薛姨媽笑道：「二位姑太太恭喜，大喜，是一位公子哥兒。」大家聽了，俱各大喜。李紈、湘雲、岫煙俱各過來道喜。

薛姨媽道：「我們吃了早飯，同姑娘進來，姑娘就告訴我說肚裡有些墜墜兒的疼。我就和邢姑娘在這裡坐著沒出去。我教他躺著些兒，後來漸漸兒的疼的緊了，我才叫鶯兒過來請的。

王夫人道：「我才剛兒正和他們瞧瞧巧姐兒婆家的禮物，外頭又來報蘭哥兒中了，偏偏兒的鶯兒又來請，都擠在一塊兒，教我也不知道顧那一頭兒的是了。」李紈道：「這都是太太的洪福，今兒是四喜臨門，也是百年難遇的。」薛姨媽道：「蘭哥兒中了，也是大奶奶的福，也不辜負了大奶奶為人一輩子的好處。」李紈道：「這都是托姨媽、太太的福罷了。太太和姨媽請在這裡坐坐。吩咐麝月、鶯兒，不許教人在這裡鬧。我去告訴他們個喜信兒，就叫他們預備了稀飯來，好給寶妹妹吃的。」王夫人點頭。

李紈到了後邊，邢夫人等大家正在望信，聽見李紈說了，大家歡喜，趕著幫著平兒料理清了，把回的禮物擺齊了，教人搬送出去，賞賜了周家的家人，這裡派的家人們一同押著回禮都到周家去了。邢夫人、尤氏、平兒、探春、胡氏一齊都到寶釵屋裡來，給薛姨媽、王夫人道喜。李紈便在裡面照應，就便瞧瞧巧姐兒，又教人吩咐預備稀飯。外邊也得了信，大家歡喜。

眾親友都說：「我們今兒一天，才道了喜又道喜，也不知道了多少喜了，真是喜事重重。這都是尊府的洪福。」正說著，治國公府裡送聘禮的家人回來了，又是馬府來的八個家人上來磕頭，叩喜請安，抬進許多回事禮物、庚帖等類，吩咐款待來人，整整忙了一日。

到了三朝，備了兩萬喜蛋，並各樣果子，派人分送給南安太妃、西平郡王、北靜郡王暨公侯伯各親友家去。賈政又到宗祠裡擺了祭祀，拜謝了天地祖先，遂給小孩兒取名叫桂哥兒，取「蘭桂齊芳」的意思。這一日，並不請親友外客，只算自己家宴。外面書房裡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環、賈璉、賈琮、賈蓉、賈蘭並族中的幾個子弟坐了兩席。裡邊大家看著洗了兒，也有金壽星的、也有如意的、也有金錢的、也有玉器的，都拿出來放在小孩兒身上。大家說笑了一會，平兒道：「太太們都請到外邊坐罷，我們鬧了這半天就很夠了，也讓寶妹妹靜靜兒的坐坐罷。」探春道：「可不是，倒是我們去外邊坐坐去罷。

於是，讓到王夫人東廂房內，上面是薛姨媽、劉姥姥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史湘雲、胡氏坐了一席，下面是邢岫煙、探春、尤氏、李紈、平兒、巧姐兒坐了一席。惜春不肯

身臨產室，只在王夫人屋裡吃素。

過了一日，薛姨媽與邢岫煙便回去了，劉姥姥也回去了。

賈蘭便隨著甄寶玉拜座師，會同年，料理殿試，練習寫法，著實忙亂。誰知薛姨媽回去沒三五天，香菱便生了一子，只因產難血暈，即時死了。薛蟠大哭，趕忙料理衣衾棺槨，一面裝殮停放，一面僱覓奶子奶小孩兒。小孩兒取名叫孝哥兒。過了些時，瞬屆寶釵生的桂哥兒滿月，榮府差人來請。薛姨媽依舊帶了邢岫煙坐車過來。要知滿月如何，有何話說？須看下回，便見分曉。